

傳統相聲匯集
(2)



传统相声汇集

第二辑

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1980·3

目 录

单 口

解学士	刘宝瑞整理 (1)
古董王	张寿臣述 (28)
三怪婿	张寿臣述 (46)
偷斧子	张寿臣述 笑 暇 钟 之整理 (51)
戏 迷	张浩然 (57)
贼鬼夺刀	刘奎珍述 (59)

对 口

相 面	马三立 张庆森述 (72)
孤独一支	张乃勤 金 涛述 (92)
朱夫子	佟雨田述 田 维整理 (98)
吃元宵	赵佩如述 (112)
韩复榘讲演	刘宝瑞述 (121)
财迷回家	焦德海 刘德智 (129)
财 迷	叶利中述 叶利中 张继楼整理 (140)
讲帝号	侯宝林 刘宝瑞演出稿 (154)
卖棺材	叶利中述 叶利中 张继楼整理 (163)
磨豆腐	张笑侠编 (179)
老老年	郭启儒述 (192)
大杂烩	焦德海 刘德智 (202)

俏皮话	陈子贞 广阔泉(209)
歪讲《三字经》	刘德智 焦德海(213)
歪讲《三字经》	刘宝瑞述(221)
猜灯谜	张笑侠编(235)
打灯谜(凑腿)	于连仲整理(252)
打灯谜(憋“好”字)	于连仲整理(259)
大戏魔	康立本整理(270)
绕口令	王兆麟 吉坪三(280)
绕口令	冯景顺述(286)
评剧杂谈	师世元演出稿 师胜杰整理(290)
杂谈《失空斩》	苏文茂 朱相臣(305)
闹公堂	常宝坤 常连安(323)
铡美案	于连仲整理(329)
南腔北调	侯宝林整理(336)
黄鹤楼	张笑侠编(349)
黄鹤楼	马三立 张庆森述(360)

群 活

四字联音	刘宝瑞 郭启儒 郭全宝 侯宝林述(385)
抢三本	郭启儒述(394)
封面题字	王坤聘
封面设计	尚士勇

解 学 士

刘宝瑞 整理

这是在明朝时候发生的事。

在南京水西门大街，有一座豆腐房。掌柜的姓解，叫沛然，山东人，五十多岁。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没女。

有一天，这老两口子全病了。也没人推磨了，也不能作买卖了。老解就跟老婆说：

“你看看，有个闺女就有半子之劳，咱们俩都五十多了，还没儿没女，以后可怎么办呢？你不会赌气养一个吗！”

这事儿哪有赌气的。

赶到老解五十五岁，竟然得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老两口子这份儿高兴呵，就不用说了。对这孩子爱之如同掌上明珠。时间过得快，一晃儿就到了六岁。孩子倒是透着机灵，看见人家念书他就看，看见人家写信他也瞧。可有一桩，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解可烦了，心想：命中没儿别强求，有了儿子是哑巴。

这天，老解请人帮着算豆腐账，这孩子照例过来看个没完，老解急了，给这孩子一个嘴巴，“啪！”

“瞧什么呀？”

孩子一着急，张了嘴了：

“我瞧人家写字儿。”

老解一听，怪哉，怪哉，孩子说话了。

“嗯，好！你喜欢念书，我给你买书，送你上学去！”

一高兴，账也不写了，挑起两个豆腐桶就走。怎么？送这孩子上学带卖豆腐。路上买了三本书，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直奔书房去了。书房的老师姓罗。到罗老师的门口，老解就叫门，可又怕耽误作买卖，他一边吆喝，一边叫门：

“豆腐老师，豆腐老师……”

老师一听，怎么，我成了豆腐老师了。开开门一看，是老解。

“老解，我短你的豆腐钱哪？”

“不短。我送孩子上学来了。”

老师一看这小孩：五官清秀，看样子还挺聪明，就很爱惜。

“好吧，进来吧！”

老解把豆腐桶挑到院子里头放下，跟着也进了书房。老师说：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哑巴。”

“人有叫哑巴的？”

“他不会说话可不就叫哑巴。”

“这不是起哄吗！哑巴能念书吗？你快领走。”本来嘛，那时候又没有聋哑学校。

“他现在会说话了。”“好！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没念过书，没给起名字。”

老师一听，这孩子不但不哑，说话还挺合情合理，就

高兴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解缙，大号叫鸿魁。”

老解在旁边急了：“先生，别让这孩子泄了劲哪！”

“什么呀，你走你的吧！到月头儿，你给送两吊束修钱来。”“先生，咱是个穷人，交不起那么多的学钱。”

“那么，我就白教吧。”老师还是真喜欢这孩子，愿意白教。“那也不能叫您白教，这孩子在您这儿念一天书，我给您送两块豆腐来。”

老师一听，我这教学都换豆腐吃了：“你呀，别在这儿捣乱了，我什么也不要，三节两寿，你来看看我，就全有了。”老解高高兴兴地走了。

老师叫小孩：“解缙，你过来，我给你上书。”

头一本念百家姓。老师说：“上三趟，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念去吧！”

解缙说：“您给上三趟，我不念。”“那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也不念。”“那你甬上学了，回家去吧！”“老师，让我在您这儿上学，为什么又让我走哇？”“是呀！一趟才八个字，你都不肯学，难道说你还上半趟？！”“不！老师，您给上的太少了，多了我才念呢。”

老师一听：我教了这些年的书，还没遇到这样儿一开头就嫌少的呢。“少，好办。我给你上四趟。”“四趟我也不念。”“那就上半篇，八趟了！”“半篇我也不念”。

“依你呢？”老师有点纳闷儿。“您给我上一本，我才念。”“一本儿？！回头你还得背哪？”

那时候念书就是念、背、打，念完了背，也不讲，背不上来就打。老师怕小孩不知道，还直给提醒。小孩说：

“背不上来，老师打我，我不埋怨。”“好，给你上一本儿！过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终。念去吧。”

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不快，我在这背一本儿百家姓，大家全睡着了。

这孩子拿着书本儿，回到自己书桌那儿，把书本儿往桌上一放，他不念——那时候小孩念书，上身得晃，这叫“忙其身，忘其累。”怎么办呢？那时候念书不知道怎么讲，一个劲死背。念的时候，上身儿要不动，俩眼睛死盯着书，念着念着就听不见了。怎么？睡着了。——这孩子，拿个手指头，蘸点水在桌子上写。先写赵、后写钱，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

旁边的小学生一看，嗯？这家伙怎么不念呢？就偷偷叫他：“解缙，快念，背不下来，一会老师可打你。”

解缙也不理他。这个小学生就叫那个小学生：“哎！师哥，你瞧，他也不念。”“哎！师弟，你瞧，他不念。”

这个叫那个瞧，那个叫这个看。不一会儿，书房里六十多学生，全不念了，都瞧他一个人儿了。老师正在那儿看列国，看着看着，一听书房里，鸦雀无声，抬头一看，怎么！全不念了！好，不管你们念不念，到时候背书，背不下来，就打。过了一会，小学生们还在瞧解缙，老师把戒尺往桌子上一拍：“背书！”

小孩吓了一跳，背什么，一句还没念会哪。老师不管，这儿叫：“王文元，过来背书。”

这孩子已经念三字经了。就上了三行。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他呀，尽顾

看解缙了，就记住头两句，往下全忘了。他想了个主意：书不合上，就放在老师面前，露着他念的那个地方，背不下来，好偷着回头看。哪知道，他一转身，老师就把书给合上了。他还不知道哪，就背：“人之初，性本善，翻过去，看不见。”“往下背。”“翻过去，看不见，不能背，没有念。”

他这儿找辙来了。

老师这个气呀：“去！腌那儿念去！”“苟不教，性乃迁……”早干嘛来着。

简短捷说，六十来个小孩子，全都背不下来。老师想：今天解缙一来，大伙儿都没背下书来，他要再背不下来，罪魁祸首，我就重重打他。“解缙，快来背书！”

小孩拿着书本，冲圣人牌儿作了个揖，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往桌上一放，转过身去：“赵钱孙李……百家姓终。”他背下来了。

老师说：“你这孩子，要不说实话，我打你，你在别处念过书吧？”“老师，我刚会说话，实在没念过。”

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一看这孩子那么聪明，特别高兴：“你们大伙尽看他了，全没背下来，他可背下来了。都回家吃饭去吧，下午好好念，背不上来，我可要挨个儿打。”

到下午上学以后，解缙把千字文拿过来了，到老师跟前：“老师，您给我上这本儿。”“啊，一天念两本呀！我没法教，念的多忘的快，贪多嚼不烂。你还背你上午学的吧。”

打这儿起，老师教这孩子念书，总比别的孩子细致，上的书比别人多。这孩子不知道怎么讲就来问。念到一

年，这孩子就念“诗经”了。到第二年，这孩子就开笔作文章，能作诗，对对子了。

他这作诗尽惹祸。有一天下雨，他下学回家，正走到曹丞相的府门口，他想上门洞去避避雨，一上台阶，滑了个大跟头。府门洞里两边懒凳上坐着曹丞相府的家丁、佣人，一看，大伙儿全笑了。小孩一想，我摔倒了，你们怎么还笑？上台阶冲大伙一作揖：“众位叔叔大爷，你们都在这儿凉快哪。”“可不是吗。”“那你们笑什么呢？”

大伙一听，这话没法儿回答，怎么说呢？你摔倒了，我们笑了，不象话。就说：“你摔倒了，没哭，我们笑了。”其实这也不象话。“各位叔叔大爷，你们闷的慌吗？”“闷的慌 怎么样呢？”“我给你们作一首诗，好不好？”“这么大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

小孩张嘴就来：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
笑煞一群牛。”

“这孩子骂咱们大伙哪！”“这是谁家的孩子？”
“咱们后花园对过豆腐房老解家的。”“走，找他们家大人去！”

揪着这孩子到了豆腐房。“老解，你们这孩子骂人。”

老解出来一瞧，丞相府的，不敢惹——宰相门前七品官。就问这孩子：“你为什么骂人呢？”

“爹，我没骂。”“你没骂？！把你刚才作的那首诗，念出来让你爸爸听听！”

“刚才我作的是：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
笑坏众朋友。”

“嘿！你这孩子，真能编瞎话，你不是说笑煞一群牛吗？”“爹，我说‘笑坏众朋友’，我是拿他们当朋友。他们自己愿意当牛，咱们管不着。”“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老解，这孩子你要不管，明儿可要惹大祸。”

又有一天，老解卖完豆腐回家，半道上正碰见解缙，爷俩一块儿走。走过一家粮食店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和尚，都披枷带锁，有俩公差押着，找粮食店要茶喝。解缙一瞧，这俩和尚，怎么会犯罪的呢？出家人应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嗯，不是好人！小孩一生气，就过来了，向和尚一抱拳：“二位大师父，你们脖子上带的这个叫什么呀？”

和尚说：“不知道。”“我知道，这叫枷。”“知道你还问？！”“我给你们作首诗好吗？”“这么点小孩儿会作诗，好，你说吧。”

小孩用手一指，说：

“出家又带枷，
落发还犯法，
两块无情木，
夹着大西瓜。”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讨厌！”

老解赶紧过来：“大师父别生气，这孩子不会说话，脑袋怎么会象西瓜呢。西瓜什么颜色，脑袋又是什么颜

色？”

俩公差怕他们吵：“行了，行了，你也走吧。”

老解到家，就说这孩子：“我再听你作诗，我可打你呀。”

可是这孩子习惯了，张嘴就来。老解让这孩子扫地：

“你把这地扫扫。”小孩说：“慢扫庭前地。”“你把鸡罩上，鸡都跑了。”小孩说：“轻罩笼内鸡。”“怎么回事，你又来劲儿，又作上了！”“分明是说话，又道我吟诗。”好！一句也没少说呀。

这孩子念书念到了九岁，到了腊月二十六这一天。老师说：“放学了，明年初六开学。”

解缙说：“老师，我明年初二来吧。”老师说：“都来，你别来了。”“老师，您怎么不让我来了？”“废话，明年来了，是我教给你呀，是你教我呀！”“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是我念的书，你都念了。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你如有发达之日，把为师我放在什么地方？”

这孩子多会说话：“老师，弟子倘然发迹，绝不忘我师教养之恩。”“好！明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事咱们爷俩就吟个诗答个对儿的。给你两吊钱，回家过年去吧。”白念三年书，还拿两吊钱。

这孩子夹着书包儿、拿着书桌儿就回家去了。（这书桌子就是三块板儿，用合叶一钉，比小板凳大不了多少。那时候上学，自己就带这么个小桌儿。）到家一瞧，正在炸豆腐呢。因为到年下了，作素菜的多，就添上炸豆腐卖。小孩进门就叫了一声：“爹，我帮您烧火吧。”

老解一瞧：“你怎么把书桌子拿回来啦？”“放年假了。”“明年还得去，拿书桌子干么？”“明年老师不让

我去了。”“为什么？”“老师说：明年去了，是他教给我呀，还是我教他呀。”“别胡扯了，只要你能写两块豆腐账就得了。等着，咱把豆腐炸得了，我领你上街，给你妈买两朵花，给你买点炮放，再买点鱼，买点儿肉，好好地过年。再买两副对子贴上，象个过年的样儿。”“贴对子，不用买了。”“不买怎么着？”“您买纸来，孩儿我写得了。”“怎么着？你都会写对子了！哎呀！咱们家里头，连我这辈子已经是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了。轮到小子你这儿，会写对子了，小儿呀，小儿呀！你简直是开水浇坟——你欺了祖了你。”

他还净是俏皮话儿。“好！我买纸去。你写的好好的，贴到大门上，让人看看是老子我的光荣，也是小子你的脸面。”

不一会儿就买回来了。“小儿，你写吧，我去买菜去。”

这孩子一想，我要写，得写一副象样儿的对子。不能又写什么“汉瓦当文，延年益寿”，什么“周铜盘铭，富贵吉祥”，什么“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这多俗气。对，出去找个题去。

出了大门一看，对过是曹丞相府的后花园，丞相好养竹子，一片青竹茂盛，长的挺高，由墙往里看，真好看。小孩一瞧，这个题挺好哇。回到屋里，提笔就写：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下联是“家藏万卷书”，横批是“大块文章”。字写得苍老有劲。写完了就打浆子，到外边就贴上了。回到屋里，坐那儿又写屋门对、财神对儿、灶王对儿、佛字儿、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春条……，这孩子可就折腾上了。

他哪知道，贴上大门对子，惹了祸了。

他刚贴上对子，正赶上曹丞相下朝回家。坐着个八抬轿，他的管家曹安，在前边当引马轰散闲人。丞相让曹安把轿帘儿打开，要看看过年街上的热闹景象，特意绕到后街来看看两边儿的匾额，买卖铺的对子。一看这副对子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哦，油盐店，俗气。再看另一付对子，是：“苏季子当金钗六国封相，张公芝还宝带五世其昌”，横批是“裕国便民”，哦，当铺，俗气！再看：“进门来 乌衣 秀士，出户去 白面 书生”，这是剃头棚，俗气。再看：“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这是煤铺哇，老套子。

丞相为什么注意这个呢？因为他是南书房的御老师（南书房就是皇上念书的地方。），这朝的皇上就是跟他念的书，很有学问，所以，他要瞧瞧看对子，瞧人写的好坏。

瞧着瞧着，就到豆腐房这儿了。因为豆腐房这副对子是五言的门心对儿，字儿大，所以丞相老远就看见豆腐房贴了对子了。他可还没瞧见什么词儿就乐了，心里说，怎么豆腐房又贴上对子了，听说豆腐房八辈子没有认识一个字的，还年年要贴对子。那年贴那副对子多叫人乐呀！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人家写对子的知道他不识字，下联就给他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呢，也不知道，就给贴上了，而且是上联贴到下边儿了，下联贴到上边了，横批倒着就贴上了。今年又这么早就贴上了，不知又成什么笑话了。

轿子到豆腐房门口不远，丞相捋着胡须就预备乐，可字也看明白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哟！改词儿了。

捋着胡须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啊？！”一着急，胡子揪下四根儿来。豆腐房出了能人了！“门对千棵竹”是拿我竹子为题，这下联儿可不象话，“家藏万卷书”。小小的豆腐房，敢说家藏万卷书！我是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跟我念书，这么大的丞相府也没敢写家藏万卷书哇！岂有此理！再一看横批，更火儿了，“大块文章”？胡说！豆腐房应当写“大块豆腐”。

丞相越想越生气，就叫管家：

“曹安，去问问豆腐房，这副对子是何人所写，把他抓来见我！”

“是！”

曹安刚一转身儿要走。丞相心里一想，不对，我要是把人抓来，把他对子给撕下来，人家说我以大压小，以官欺民。也罢，回家再说。他就改了话了：“曹安，回家再说。”

丞相回家，坐在自己书房一想，有了，这对子他怎么写的，怎么贴的，我让他自己怎么撕下来。上联不是“门对千棵竹”吗，我让你“门对墙头儿”。“曹安，来呀！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加上你，你们四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削下半截去，光留下半截，竹子帽儿给我隔墙头扔出去，要让外边一棵竹子都看不见，快去！”“是！”

曹安到后花园找到了王三、赵四、老刘，四个人就削竹子。曹安这个不愿意呀，大年下的歌会儿多好，没事儿给竹子剃头玩。都削完了，唏哩哗啦，就往墙外扔，都扔完了，就去回复丞相：“跟爷回，竹子帽儿都扔出去了。”

“外边一点儿都看不见啦？”“看不见了”。“去，到豆

腐房看看去，看门上那副对子撕了没有？”

丞相是想这个：你“门对千棵竹”才好“家藏万卷书”哇，你这门对墙头儿，还要“家藏万卷书”，就对不上了，他一定会把这副对子撕了。

曹安出了相府，直奔豆腐房。快到豆腐房，老远一看，对子还在那儿贴着哪。临近了一瞧，嗯？相爷说是五言对，怎么这副对子是六言的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孩不是还在屋里写着吗，写着写着一想我那副大门对多好，现在外头一定有很多人看。外头瞧瞧去，到门口一看，一个人儿都没有，再抬头往对面一看，哟！竹子都哪儿去了？正在这儿纳闷儿，就听唏哩哗啦，唏哩哗啦，从墙里头往外扔竹子帽儿哪。这么好的竹子怎么给削下半截来？多可惜！这是怎么回事？小孩一转眼珠儿，明白了，心说：哦！为我这副对子呀。常言道：宰相肚内能撑船，可是这个宰相的肚子呀，甭说撑船，连扎个蒙子也不行。一琢磨，一准是为我这下联生气了。本来嘛，我这么个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那他那丞相府多难看哪。他把我这对子撕了呢，怕落个仗势欺人，所以把竹子削下半截儿，让我这对子不落实地，要我把对子撕了。好，你肚量小，不怨我，气气你。对子呀，不但不撕，再添俩字。丞相，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刨，那才怪呢。这孩子回到屋里，裁了两块纸，写了个“短”字，写了个“长”字，刷上浆子，到外边就贴上了。

贴完一看，地上扔着好些竹子，到里头叫他爸爸：“爹爹，丞相知道咱们年下做的豆腐多，怕咱们柴火不够用的，把竹子帽儿都削下来，给咱们当柴火烧，赶紧往里

拣吧。”“别胡说了，丞相那么好的竹子，他舍得给人吗？”“不信您跟我看看去。”

老解到外边一瞧：“真给咱们啦！”爷俩往院儿里就抱，堆了小半堆子。老解说：“丞相对咱们可太好了”。小孩心说：“您也不知道我这祸惹的多大了。”拣完了把门关上，曹安可就来了。

曹安一瞧，哟，没撕！好嘞，磨头往回就跑，跑回相府书房：“跟爷回，刚才奉命到豆腐房看对子……”“对子没了吧？”“有，不但有，好象又长出一块来。”“胡说，对子有往外长的吗？”“可不是，六言了。”“什么词儿？”“上联是‘门对千棵竹短’，下联是‘家藏万卷书长’。”

“上联多了个‘短’字，下联多了个‘长’字。好哇！我这竹子短了，他那书倒长了，实在可气！曹安，到后花园，找上王三他们，还是你们四个人，把竹子连根刨了，隔墙给我扔出去。”“是！”

曹安到花园里，四个人就刨竹子。一边刨一边埋怨，大年下的，刚给竹子剃完头，又给竹子修脚来了。把竹子刨完了，都扔到墙外去了。

曹安跑到书房：“跟爷回，竹子可连根儿刨了。”“一点没剩吗？”“一棵都没剩。”“那好，你到豆腐房瞧瞧去吧，那付对子许没了。”“是。”

曹安出了丞相府，来到了豆腐房门口一瞧，哟，怎么又多出俩字来，丞相，看你这回怎么办？竹子您是连根刨了，对子没撕下去，再要跟他呕气，就该拆房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小孩不是跟老解把竹子帽捡进去了吗，就又回屋写福